

新民晚报

百家汤

章慧敏

闺蜜到访,到了饭点只说有啥吃啥,聊天最开心。家里有啥呢?想到中午烧了一锅罗宋汤可以充数。主食嘛,冰箱里还冻着自家包的春卷,聚为主,吃为辅,填饱肚子就行了。没想到那锅罗宋汤竟大受欢迎,她们说我做的罗宋汤酸酸甜甜,又浓又香,直到汤锅见底仍意犹未尽。

罗宋汤的烹饪手法究竟有什么标准,我是说不上来的,但我知道上海人做的罗宋汤各不相同,讲究的是自由组合。家里有牛肉了,做一锅经典版的罗宋汤。夏天喜清淡,那就来碗纯素的罗宋汤。当年我妈称罗宋汤是“百家汤”,何其有理。我烧的罗宋汤继承了她老人家放辣酱油的习惯,自然也有点创新:我用大白兔奶糖取代砂糖的甜和奶油的香,黑胡椒粉也是必须撒的,我还常用红肠替代牛腩,同样吃着过瘾。

罗宋汤无疑是舶来品,它源自俄罗斯的红菜汤。可我觉得它在番茄、卷心菜、洋葱和土豆这些基本食材之外还融进了上海人的开放和创意,成为本土化的一道家常菜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妈妈的味道。

我头回吃罗宋汤是童年时父母带着去看海中路陕西南路上的“蕾茜西菜社”。罗宋汤是店里的看家菜。我妈对这一带很熟悉,因为她的童年以及学生时代就住在霞飞路(现淮海中路)附近的长乐路上,我外公时常差她去“罗宋大马路”的面包店买新鲜出炉的罗宋面包当早点。

霞飞路之所以被叫作罗宋大马路,是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白俄侨民大量涌入上海,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霞飞路,上海人也因此将俄罗斯音译为“罗宋”。侨民们为了生存开设了不少面包房、咖啡馆和食品店、西餐馆。我妈说她最喜欢到霞飞路的一条弄堂里去买面包,那里藏着侨民家庭式的小面包房,前店后工场,现烤现卖,价格和香味都特别亲民。

我妈去买面包的场景在我眼里是有画面感的,真正是异国情调与烟火气息相融的市井生活,这也构成了独特的上海风情。

童年时品尝的一次“蕾茜式”罗宋汤就此烙在了心里,小孩子都喜爱酸甜口味的,我父母受罗宋汤的启发为我做了改良版的菜肴,比如红煨排骨或红煨牛尾,除了不放卷心菜外,其他食材和烧罗宋汤一致,自然那汤汁是浓稠的,浇在白米饭上,这碗盖浇饭真是盖了帽啦。

说实话,正宗的罗宋汤并不一定符合上海人的口味。几年前我采访过几位军工系统的工程师,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俄罗斯学习,最不习惯的食品之一就是罗宋汤。我开始以为听错了,他们怎么对那么好喝的罗宋汤望而生畏呢?原来,俄罗斯地跨寒带,唯有摄入高热量的食物才能抵御严寒,所以无论是浓汤还是菜肴,厨师们都习惯性地出出锅前浇上厚厚的黄油或奶酪,再加上天寒地冻的气候绿叶菜不容易生长,番茄酱和腌黄瓜就是绝对的蔬菜了。一日三餐缺少蔬菜摄入,这对讲究荤素搭配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勉为其难了。

我工作后也时常会约上三五好友去“蕾茜”以及淮海中路周边的红房子、天鹅阁等西菜社聚餐,罗宋汤是每次必点的。我发现罗宋汤从没停止过改良,原先增添汤色的甜菜替换成番茄酱和新鲜番茄,这一改动奠定了罗宋汤的酸甜基调。

因为城市的改造,这一家家西餐馆已先后拆除或迁址,但让上海人始终不忘的是那碗暖心的罗宋汤,创新和包容都熬进了一锅热汤里,它是人们心中的海派西餐和海派风味,改良版的罗宋汤才是百家汤,真的很好喝呢。



七夕会

风起大漠,浓云密布,一场国际摄影大赛的开幕式在著名的宝古图沙漠拉开序幕,开幕仪式颇为壮观,作为摄影人的我,也在这场面浩大、人声鼎沸的氛围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拍摄目标。突然之间,一名美丽的蒙古族女子,身着一袭大红的蒙古族传统长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,她骑着骆驼,透着一股子英气,予人以“红颜亦可擎天地,肝胆长存侠骨风”的不凡气度。作为摄

影人的我,顿时感到眼前一亮,这简直就是现实中的大漠女神啊!接下来的时间,我就跑前跑后地围着她拍了,足足跟了半个多小时,当她走到一大型驼队跟前,景深前后都有呼应时,我暗自庆幸:今天可以拍到令自己满意的一幅图了。天长日久的拍摄积累了一些经验,当遇到理想的拍摄环境时,脑子里事先会勾勒出想要的画面,而为了这个画面无论跟上或等上多长时间,到头来都会赞叹:这样的等待值得!

我拍“大漠女神”

马亚平

摄影

冬天的上海,不开地暖很冷,开地暖很贵,为了节省,我选择去清迈。此时的清迈,20℃左右,T恤长裤,体感舒适。

在清迈我买了一辆房车,二手车,不到十万元人民币。五星级宾馆配置:有卧室、浴室;有餐桌、书桌。上海卧室有的,它都有;上海卧室没有的,它也有。比如窗外有水稻:早晨鸡叫,入夜蛙鸣,虫吟,偶尔一两声犬吠,如夜归人的咳嗽声;比如窗外有露台:车厢外,扯开遮棚,钢管支架,一个斜坡顶,檐下桌椅,成为半坡人。白天坐了,这里是乌托邦,平时泊在朋友的车库里,冬天我到清迈,就开到社区外的农田边上,泊上一个暖冬。我喜欢在此阅读,做田野阅读,仿田野考古。到饭点,二姐就远远地招呼:大伟,吃饭啦!一伙人围着,有说有笑。有人要回国,圈上必有酒席,张峻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摇滚圈里小有名声的歌手,依着角落,跷着二郎腿,抱着吉他,自弹自唱,嗓子里有些沙砾般的沙哑,迟缓地唱着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,一壶浊酒尽余欢”,他在缅怀失去的青春与辉煌,渲染出英雄暮年的沧桑。在座的则低首徘徊:“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。”

每次来清迈,我都会带一个系列的书籍,看完,冬天也过去了,该回家了。夏天到东北鹤岗避暑。县城很小,骑车十多分钟就是市中心,街旁小食摊很多很便宜,便宜到懒得点菜,如果三五成群的话,高呼“都来一遍”。街旁摊位的任何硬菜都是猛火急攻现炒:镢气弥漫,深夜不眠。

冬天吸纳的知识,汹涌澎湃,憋着,就像闷罐酿酒,经过一个春天情绪发酵,到了夏天,坐在朝北的窗下,一吐为快,一泻如注,下笔千言不能已。

到了冬天,北雁南飞,这里中国的北方人多,北方人好客,朋友也喜欢成群结队,一到冬天,涌来避寒,在此借住宾馆,到隔壁别墅烧饭炒菜喝酒,房东是朋友,就是据点,就是核心。因为房子便宜,他们喜欢这里的散漫,选择这里,诗酒唱和。因为以北方人为主,所以热情豪迈,且有边界感而无距离感。谁家烧了好吃的送邻居;谁烧菜少根葱、缺块姜,就去敲邻居家的门,没有回应,便高呼“我进来了”,推开门直入,物尽其用。

我第一次到此,北京的“头领”二姐,替我预约了接机车。到了,带我推开诗人家的门,因为他下的面好吃。诗人站起来:吃了没?不待回复,就径直走向燃气灶,开火、煨炒、炼锅、注水,二姐发现没蔬菜,说回去拿,有一种不说破的其乐融融。

二楼阳台封好之后,紧贴着玻璃的是一楼长上来的孝心竹。这些从生的竹子形成了屏障。阳台上根本不用挂窗帘,透过竹叶的缝隙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,外面的视线却被密集的竹叶阻拦,这说的是东边。阳台呈L形,南边,毫无遮拦,暴露在阳光下。在这里摆上桌椅,在竹林内侧,放上眠床,还有一个睡袋。冬天的闲暇时间,我常赖在这里。

白天在这里呆坐,或翻翻闲书。累了,就躲到竹林里睡一会儿。有时候下雨,玻璃上会挂上许多水珠,玻璃透

亮,水珠透亮,竹叶青翠,都很好看。外面水冷的雨,室内有暖气。坐在温暖的地毯上,看一层玻璃之隔的外面,泼天的雨水,只会增加

看的乐趣。北风吹起,竹子在冷雨里摇摆,被雨水浸得翠绿发亮的叶片就在玻璃上划过来划过去,我紧紧贴着玻璃,感觉它们就划在我的脸上。玻璃是冰凉的,那些竹叶也是冰凉的,只有我的脸滚烫。

黄昏,我有点疲倦,钻进睡袋,睁着眼睛,又不忍睡去。透过玻璃能看到一些灰色的天空,我更喜欢看这些风中狂舞的竹子,不知疲倦,像奔跑的女子,风鬟雾鬓;像痴情的恋人辗转反侧,他们睡不着,站在窗前等情人消息?

从从小就听老人说:与百岁老人合影,沾喜气、纳福气。你定格的不仅是期颐长者的容颜,更是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。

我有幸与三位百岁老人合影,历历在目,印象尤深。

第一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苏局仙先生。他乃清代最后一届秀才,毕生躬耕教坛,亦是书法大家,笔力稳健苍劲,气韵潇洒飘逸。1982年,苏翁百岁,我与王汝刚去他周浦镇的老宅登门拜望。老人虽历经百年风雨沧桑,精神却依旧矍铄如初,听他娓娓道来那传奇不凡的一生,只觉如沐春风、如饮甘露、志在功成。问及长寿秘诀,苏老脱口而出二字:学习!每日读报练字不辍,爱琢磨、好创意,动静相宜,永葆思维鲜活。在那夕阳余晖下,我们与苏老合影作别,那一幕光影,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二位是《滑稽王小毛》总编导葛明铭的父亲。葛父为人忠厚,性情内敛,却藏着一身天然幽默基因。他是位理发师,还风趣自嘲“上层建筑工程师”。我应邀赴葛父百岁寿宴,老人眉目清秀,仪容打理得一丝不苟,笑言:“面上功夫,头等大

事。”席间,子女笑问他何日最开怀,他故意不答寿诞,只调侃领退休金之日最高兴;若遇心绪不佳,便多照照镜子,烦恼自解,引得满堂欢声笑语。觥筹交错间合影留念时他说:遇我皆体面。老人三句不离本行,言语间又满含生活哲理,令人折服。

第三位是沪上家喻户晓的“老舅妈”嫩娘。她生性豁达开朗,挚爱人间烟火,爱吃更善烹,一手“嫩蹄蹄浓汤”堪称一绝。日常应季时蔬不断,春笋春笋、夏品黄瓜、秋食茭白、冬啃萝卜;偏爱精巧点心,一日六餐,多餐少食。而她心底最深的眷恋,终究是那方舞台。连续三年盛装出席“人滑”跨年晚会,百岁寿诞,神采奕奕登台。每回亮相,竭尽丹田之力向观众致意“我来哉,大家好”,以滚烫热忱回馈台下观众厚爱。我们在璀璨大光灯下合影,嫩娘老师对滑稽艺术的毕生执着,让人热泪盈眶。

合影沾喜气,以自勉。如今我亦步入耄耋之年,安泰小康,科技日新,医学昌明,八十出头不稀奇,年届百岁黄金期,稳中求进开心过,一百五十亦可期!

一位东北人,寒假时夫人回国一段时间照看孙辈,邻居隔三岔五给老头送些拿得出手的好吃小菜,老头坐在屋外廊下,站起收下,弯腰道谢,坐在小板凳上,就着大方桌上的小菜,哼个小曲,自得其乐,还自言自语:嗨,得劲!又回到了弄堂时代。这个社区,因为有文人参与设计,所以预留了图书馆与小会场。国内常有高人来访,若是诗人,便是朗诵会;若是学者,就举办专题研讨会;若是音乐人,便闹腾开音乐会。

我的二手房车,平时泊在朋友的车库里,冬天我到清迈,就开到社区外的农田边上,泊上一个暖冬。我喜欢在此阅读,做田野阅读,仿田野考古。到饭点,二姐就远远地招呼:大伟,吃饭啦!一伙人围着,有说有笑。有人要回国,圈上必有酒席,张峻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摇滚圈里小有名声的歌手,依着角落,跷着二郎腿,抱着吉他,自弹自唱,嗓子里有些沙砾般的沙哑,迟缓地唱着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,一壶浊酒尽余欢”,他在缅怀失去的青春与辉煌,渲染出英雄暮年的沧桑。在座的则低首徘徊:“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。”

每次来清迈,我都会带一个系列的书籍,看完,冬天也过去了,该回家了。夏天到东北鹤岗避暑。县城很小,骑车十多分钟就是市中心,街旁小食摊很多很便宜,便宜到懒得点菜,如果三五成群的话,高呼“都来一遍”。街旁摊位的任何硬菜都是猛火急攻现炒:镢气弥漫,深夜不眠。

冬天吸纳的知识,汹涌澎湃,憋着,就像闷罐酿酒,经过一个春天情绪发酵,到了夏天,坐在朝北的窗下,一吐为快,一泻如注,下笔千言不能已。

我喜欢在睡袋里的感觉,轻软,蓬松,皮肤摩挲织物,心情也在得到安抚。等我醒来,天黑透了,雨停了。起来在南边坐了一会儿,在电脑上处理一点杂事。晚上十一点,我准备回到卧室休息。

从阳台回到房间的那一瞬,我犹豫了一下,要不要将这扇门关上呢?脑子还没认真思考,行动已然做出,我轻轻带了一下,没带严,算是虚掩。

这天下午,我熟悉的流浪猫大黄进了家,后来我看到它又出去了。天冷,我在后院给它安置了猫窝,但它更喜欢登堂入室。有时在沙发上,有时在地毯上,优哉游哉,舔着爪子,也不怎么理我。早上起来,闻到一股臭味。东翻西找,地毯一角有一堆猫屎,赶紧收拾掉,用湿纸巾反复擦拭,倒也没事。打开大门,大黄

飞也似的跑到广阔天地去了。我回到阳台,往睡袋里看了一眼。怎么回事?上面有一摊水。阳光房漏雨是常有的事,我没太在意,拿了一叠纸巾过去,将水吸走。准备联系工人天请了维修。——哎,这水咋是黄的?一闻,不好,有尿骚味。

又清理一番,庆幸睡袋外面的防水布材质好。不放心,打开睡袋一看,天!里面湿透了,饱吸了

大黄的尿,心情大坏。将被子塞进洗衣机,根本塞不下。用水冲洗弄脏的地方,水打湿被子,被子沉重难以翻转。用水冲了好长时间,不过是在敷衍自己。

如果有块水塘就好了。水塘边有青石板埠头,还有棒槌。塘水深,一点污秽很快就被吸纳、消解,我可以将被子先浸泡在水里,然后拖上来,将那脏脏的地方放在青石板上,用棒槌捶打,要不一会工夫,就会清洗干净。

现在上哪去找这样的水塘呢?洗衣机对付不了,扔在卫生间地上也不行,空间太小,处理不当,干净的地方也会被二次污染。扔掉?太可惜了。

我为什么不随手将那扇门关上?为何用了力、最后又轻轻放弃呢?不过,即使关紧了那扇门,这泡尿也要降临在其他地方,都会造成麻烦。

竹林、阳台、睡袋,它们营造的空间与回忆,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破、污染了。好想找到一块水塘,全面清洗一下那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污垢。

和百岁老人合影

梁定东

从小就听老人说:与百岁老人合影,沾喜气、纳福气。你定格的不仅是期颐长者的容颜,更是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。

我有幸与三位百岁老人合影,历历在目,印象尤深。

第一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苏局仙先生。他乃清代最后一届秀才,毕生躬耕教坛,亦是书法大家,笔力稳健苍劲,气韵潇洒飘逸。1982年,苏翁百岁,我与王汝刚去他周浦镇的老宅登门拜望。老人虽历经百年风雨沧桑,精神却依旧矍铄如初,听他娓娓道来那传奇不凡的一生,只觉如沐春风、如饮甘露、志在功成。问及长寿秘诀,苏老脱口而出二字:学习!每日读报练字不辍,爱琢磨、好创意,动静相宜,永葆思维鲜活。在那夕阳余晖下,我们与苏老合影作别,那一幕光影,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二位是《滑稽王小毛》总编导葛明铭的父亲。葛父为人忠厚,性情内敛,却藏着一身天然幽默基因。他是位理发师,还风趣自嘲“上层建筑工程师”。我应邀赴葛父百岁寿宴,老人眉目清秀,仪容打理得一丝不苟,笑言:“面上功夫,头等大

事。”席间,子女笑问他何日最开怀,他故意不答寿诞,只调侃领退休金之日最高兴;若遇心绪不佳,便多照照镜子,烦恼自解,引得满堂欢声笑语。觥筹交错间合影留念时他说:遇我皆体面。老人三句不离本行,言语间又满含生活哲理,令人折服。

第三位是沪上家喻户晓的“老舅妈”嫩娘。她生性豁达开朗,挚爱人间烟火,爱吃更善烹,一手“嫩蹄蹄浓汤”堪称一绝。日常应季时蔬不断,春笋春笋、夏品黄瓜、秋食茭白、冬啃萝卜;偏爱精巧点心,一日六餐,多餐少食。而她心底最深的眷恋,终究是那方舞台。连续三年盛装出席“人滑”跨年晚会,百岁寿诞,神采奕奕登台。每回亮相,竭尽丹田之力向观众致意“我来哉,大家好”,以滚烫热忱回馈台下观众厚爱。我们在璀璨大光灯下合影,嫩娘老师对滑稽艺术的毕生执着,让人热泪盈眶。

合影沾喜气,以自勉。如今我亦步入耄耋之年,安泰小康,科技日新,医学昌明,八十出头不稀奇,年届百岁黄金期,稳中求进开心过,一百五十亦可期!

“桑,今晚七点半去北京卫视看电视剧《我深深地爱着你》,老好看哦!”老同学中午发来微信关照。

这老同学的眼光不俗,我信她。饭毕乖乖端坐等着。电视剧照例先片花衬底滚动播出主创演职员名单,但见编剧“蒋雪蓝”三个大字跃然屏幕,我愣了神,忘了往下看。蒋雪蓝,这名字与我的好友考萍萍女儿的一式一样!

此剧一看就“深深爱上”,我又迫到视频网站补看了前四集。每一集片头的“编剧蒋雪蓝”都是一个问号让我越来越好奇。于是我微信我认识的那位蒋雪蓝,单刀直入地问:编剧是你吗?好在她的好友的女儿,自家的孩子一般,没计较我的无礼:是的,请桑老师看后多提意见!简介都在近日的朋友圈里了,有空你也看看哟。

于是惊喜自豪中我多次跑进她的朋友圈追看她的介绍。让我摘录第一则:今日起,电视剧《我深深地爱着你》于北京卫视黄金档闪亮首播,爱奇艺同步播出。主演:傅晶、程枫。岁月回首,致你我,致青春,致真情,致所有的赤子之心!

从播出到圆满收官,浏览了她发的六段文字,只提了男女主角,不见一次提到她的编剧之名!在别人看来,既是剧集介绍,写上编剧之名,理所当然,当之无愧,不显山不露水,再自然不过。但她让聚光灯照亮演员,自己只居于一隅;我再问了豆包,才发现自己对她了解太少:从《养母的花样年华》《我哥我嫂》等至今,已编剧五六部,央视八套和不少地方台都曾热播过。原来人家早就是颇有知名度的影视剧编剧了!

这些,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?我说,雪蓝啊雪蓝,为什么播出时不通知我一声?那时你妈还健在,她随时可以微信我:看看阿拉雪蓝编的电视剧啊!蒋雪蓝这样回答:妈妈的性情是这样的,一向比较低调。她认为一个人的剧成功与否,靠的是作品,不是靠熟人捧场。作品好,自然会有人知道。

我信,雪蓝的妈妈考萍萍就是这样。考萍萍的父亲是诗人蒂克(又一笔名为考诚),翻译过彭斯的诗,编过《诗》月刊。抗日战争爆发,他投笔从戎,投身救亡运动。他在《新民报》工作,也曾随团赴朝慰问过志愿军,归国后担任《北京文艺》的诗歌编辑。考萍萍的母亲殷平也是诗人。

但上述情况,如不是两年前她的挚友严建平先生在怀念文章里书写,我无从知晓。考萍萍与我过从甚密,她却不曾提过只字。她的书香之家,她的革命之家,放在现在,那是大V小V会争相博眼球、抬身价,大书特书的材料啊!然而考萍萍和女儿蒋雪蓝都安之若素,不炫耀家学家世,一人散淡地写着散文和诗歌,一人勤勉地编写着人世间悲欢离合的剧情。

蒋雪蓝不特地亮出自己是热播剧的编剧,现在我深深地理解了:水有源头,树有根脉,她们母女俩的谦逊、低调不事张扬,这是一份德润无声家风自守的传承!

飞也似的跑到广阔天地去了。我回到阳台,往睡袋里看了一眼。怎么回事?上面有一摊水。阳光房漏雨是常有的事,我没太在意,拿了一叠纸巾过去,将水吸走。准备联系工人天请了维修。——哎,这水咋是黄的?一闻,不好,有尿骚味。

又清理一番,庆幸睡袋外面的防水布材质好。不放心,打开睡袋一看,天!里面湿透了,饱吸了

大黄的尿,心情大坏。将被子塞进洗衣机,根本塞不下。用水冲洗弄脏的地方,水打湿被子,被子沉重难以翻转。用水冲了好长时间,不过是在敷衍自己。

如果有块水塘就好了。水塘边有青石板埠头,还有棒槌。塘水深,一点污秽很快就被吸纳、消解,我可以将被子先浸泡在水里,然后拖上来,将那脏脏的地方放在青石板上,用棒槌捶打,要不一会工夫,就会清洗干净。

现在上哪去找这样的水塘呢?洗衣机对付不了,扔在卫生间地上也不行,空间太小,处理不当,干净的地方也会被二次污染。扔掉?太可惜了。

我为什么不随手将那扇门关上?为何用了力、最后又轻轻放弃呢?不过,即使关紧了那扇门,这泡尿也要降临在其他地方,都会造成麻烦。

竹林、阳台、睡袋,它们营造的空间与回忆,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破、污染了。好想找到一块水塘,全面清洗一下那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污垢。

和百岁老人合影

梁定东

从小就听老人说:与百岁老人合影,沾喜气、纳福气。你定格的不仅是期颐长者的容颜,更是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。

我有幸与三位百岁老人合影,历历在目,印象尤深。

第一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苏局仙先生。他乃清代最后一届秀才,毕生躬耕教坛,亦是书法大家,笔力稳健苍劲,气韵潇洒飘逸。1982年,苏翁百岁,我与王汝刚去他周浦镇的老宅登门拜望。老人虽历经百年风雨沧桑,精神却依旧矍铄如初,听他娓娓道来那传奇不凡的一生,只觉如沐春风、如饮甘露、志在功成。问及长寿秘诀,苏老脱口而出二字:学习!每日读报练字不辍,爱琢磨、好创意,动静相宜,永葆思维鲜活。在那夕阳余晖下,我们与苏老合影作别,那一幕光影,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二位是《滑稽王小毛》总编导葛明铭的父亲。葛父为人忠厚,性情内敛,却藏着一身天然幽默基因。他是位理发师,还风趣自嘲“上层建筑工程师”。我应邀赴葛父百岁寿宴,老人眉目清秀,仪容打理得一丝不苟,笑言:“面上功夫,头等大

事。”席间,子女笑问他何日最开怀,他故意不答寿诞,只调侃领退休金之日最高兴;若遇心绪不佳,便多照照镜子,烦恼自解,引得满堂欢声笑语。觥筹交错间合影留念时他说:遇我皆体面。老人三句不离本行,言语间又满含生活哲理,令人折服。

第三位是沪上家喻户晓的“老舅妈”嫩娘。她生性豁达开朗,挚爱人间烟火,爱吃更善烹,一手“嫩蹄蹄浓汤”堪称一绝。日常应季时蔬不断,春笋春笋、夏品黄瓜、秋食茭白、冬啃萝卜;偏爱精巧点心,一日六餐,多餐少食。而她心底最深的眷恋,终究是那方舞台。连续三年盛装出席“人滑”跨年晚会,百岁寿诞,神采奕奕登台。每回亮相,竭尽丹田之力向观众致意“我来哉,大家好”,以滚烫热忱回馈台下观众厚爱。我们在璀璨大光灯下合影,嫩娘老师对滑稽艺术的毕生执着,让人热泪盈眶。

合影沾喜气,以自勉。如今我亦步入耄耋之年,安泰小康,科技日新,医学昌明,八十出头不稀奇,年届百岁黄金期,稳中求进开心过,一百五十亦可期!

春风不语犹识君

桑胜月

